



隋書八十三卷

列傳四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
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後漢班
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奉朝
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
為勞弊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
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御史常節司隸從事杜行滿
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

國得十僂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
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
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
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
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多亡失今
所存錄者二十國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
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

落是為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不協遂西度隴止
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
後遂以吐谷渾為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
汗都伏侯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
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其主
以阜為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畧與中國同其
王公貴人多戴罽羅婦人帶襦辮髮綴以珠貝國
無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
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

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
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
入海因生駝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駝馬多
斃牛饒銅鐵朱砂地無鄴善且未西北有流沙
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
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
纏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呂夸在周數為邊
寇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
因而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

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
西摠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嗚汗前後來拒
戰諧頻擊破之俘斬其衆呂夸大懼率其親兵遠遁
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甘高寧王移茲
哀素得衆心拜為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
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艾皮子信出兵
拒戰為賊所敗子信死之汝州摠管竇遠以銳卒擊
之斬千餘級奔退俄而入寇鄜州州公大擊走之呂夸
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

見廢辱遂謀執呂晏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
間王弘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為其父所殺
復立其少子鬼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
輿而討之上又不許六年鬼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
率部落萬五千人戶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
謂侍臣曰渾則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
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也吾當教之以義方耳
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
皆以仁義相向况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吐谷

渾王既是鬼王之父鬼王是此合渾王太子父有不
道之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諭
以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
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為善事
即稱朕心鬼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教鬼王為
臣子之法不可遠道兵馬助為惡事鬼王乃止八年
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餘家歸化上曰溥天之下
皆曰朕臣雖復遠近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
為本渾賊僭任妻妾讓位並思歸心自救危亡然叛

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意正自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按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息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哀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十一年呂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潘弁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朕知渾王欲令女事朕若汝來請佗國聞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許之又非好味

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伏允為主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二其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効鐵勒

許諾即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
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
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
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
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
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
終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
實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為主送出玉門
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
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
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

党項

党項羌者二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
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
間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犂
牛尾及牯羴毛以為屋服裘褐披氍毹以為上飾俗尚
武力無法令各為生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
相往來牧養犂牛羊脂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媼穢

蒸報於諸夷中最為其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
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
為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其悲哭之有
琵琶橫吹擊缶為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高祖為丞
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為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
請因還師以討之高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
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眾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
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
之大破其眾又相率請降願為臣妾遣子弟入朝謝

高昌

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
幼而乃尔還尔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
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
遣兵西討師旅頓斃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
時高昌壘故以為國號初蠕蠕之闐伯周為高昌王
伯周死子義成立為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為高
昌王又為高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為

孟子明為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為王以鞏顧翹嘉二人為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為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主為高車所殺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者為挹怛所破眾不能自統請主於嘉嘉遣其弟二子為馬者王由是始大益為國人所服嘉死子堅立其都城周廻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書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

次八司馬次侍郎按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裘襦頭上一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會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有蠶多五果有草名為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收於隱僻之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

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
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
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
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
俗伯雅不從者父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嗣
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其厚明
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
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為貴寧邦
績政以全濟為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狃同人

無咎被髮左衽令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
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無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
解辨削袍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
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正伯
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
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累代窮為胡
服自我皇膺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
沙忘阻奉書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
是龍纓解辨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

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彼以采
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羶羶還爲冠帶之國然伯雅
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
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
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
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
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

高昌康國

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
王字代失畢爲人寬厚其妻得衆心其妻亦厥達度可
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
人共掌國事其王素髮冠土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
纁其妻有髮幪以皂巾丈夫前翦髮錦袍名爲強國
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
國鄒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
祇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
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并多鬚鬣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

奏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箏篪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黃金鏡沙山香阿薩那香瑟瑟鷹皮毳毼錦疊多蒲陶酒富豪成以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加密水南城有五重環

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二人分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吉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焉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

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於牀上巡遶而行
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
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
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與兵滅之令特勒旬
職攝其國事南去餘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
旬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王王姓蘇毗字
錫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

石國女國

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
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
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
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
及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
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與販
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
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
為小女王其人死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

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一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且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焉。○者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東至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

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白字蘇尼啞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劫賊斷其一臂并刖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鉛麩皮毼氍毹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去南瓜州三千一百

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
一掌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五里
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
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氍黃每歲常供送於
突厥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
鎊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
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
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
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
有替摩寺者云是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石上有辟
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此摩寺云是老子
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姪縱王錦帽金鼠
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
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

卜五百里南去女國二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鍍汗

鍍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朱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沙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

物吐火羅國都薄羅西五百里西與尼坦維居都城大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送親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澹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誌

強頌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疑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爲角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主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子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頌貢方

史國

史國都彌莫水南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迦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頌之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國中

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
焉金破羅闕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口以駝五頭馬
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
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何國都鄆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
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
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二百

烏那曷

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澣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
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
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
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都烏澣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為隣
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
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

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
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昌水之西蘇蘭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其
王字庫薩和都城方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
國無死刑或斷手肘足沒家財或剃去其鬚或繫排
於項以為擗異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
妹入死者棄屍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
子座傅金屑於鬚上以為飾衣錦袍加纓珞於其上

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真珠頗黎獸魄珊
瑚瑠璃碼碯水精琴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
瑜石銅鑛鉄錫錦疊細布氍毹毼毼毼毼越諾布檀
金縷織成赤磨皮朱砂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
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素附子訶黎勒無食
子鹽綠嶋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
使貢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
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
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屬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鏤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鑛鉄氍毹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北到葱嶺六百里

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為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縉其國南北八百里東南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為礮而居以避其患其礮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礮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

古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
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罪罰牛人皆
輕捷便於擊劍漆皮為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為弦其
其群母及姪兄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
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槨以
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
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
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脂酒相遺其飲
噉而壅之死後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親實殺馬動

至數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為帽形圓
如鉢或戴氍毹衣多毛毼皮裝衣剝牛脚皮為靴其
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為首飾酋帥懸一五
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
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十四
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
述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
開山道以脩職貢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立
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為舟而渡

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
繇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營曷
延白狗向人為王族林臺春桑利且迷桑婢藥大映白
蘭北利摸徒那鄂當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
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
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綵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遙
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比日起好
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必

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日之功皆
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
必有其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
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閉置臣吾且未
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
夷告捷必將修一臺之代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
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矣哉古者
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
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

也是以秦以五嶺漢事二邊或道雖相望或戶口減
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清海此皆一人失其道
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
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
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隋書見士二卷

列傳卷第四十八

隋書八十四卷

列傳卷第十九

突厥

特進臣魏

徵

上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大武滅沮
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鉄作
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
先國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
至一兒不忍殺剛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
嚙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

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
者將殺之其狼若為神所憑歛然至於海東止於山
上其山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
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
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毒示不忘本也有阿
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
類漸強當後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鉄勒大敗
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環大怒
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眾襲茹茹破之卒弟逸可

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
為木杆可汗木杆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
恒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後與西魏
師入侵東魏至于太原其俗畜牧為事隨逐水草不
恒厥處穹廬羶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白衣裘褐賤
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下
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有角弓鳴鏑甲稍刀
劍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為契候月將滿輒為
寇抄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關傷

人目者償之以文無一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遶帳號呼以刀割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為塋立屋其中圖書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

兵死而耻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後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佉鉢可汗佉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可汗居西方時佉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佉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佉鉢曰齊國富強者為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佉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盤華嚴等經并十誦律佉鉢亦躬自

齊戒遠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立菴羅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羅每遣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大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

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先是，突厥大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勅緣邊修保，鄯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熙出鎮幽并。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復宗祀，絕滅牙懷復隋之志。日夜

言及於沙鉢略由是衆衆爲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
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摠管叱李長文守臨洮
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爲虜所敗
於是縱兵自木破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
滅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
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
供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
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逐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
咸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

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猶得劫剝烽戍殺害中
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
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歛北
庭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其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
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徑薄賦國用有餘因
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
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
國之時棄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
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

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應茲染
鏑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
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
國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
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干闥波
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略近趨周槃其部內薄
孤束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為高麗靺鞨所
破娑毗設又為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為鄰皆賴誅制
部落之下盡異純一種一類一仇敵一徭一泣一拊一心

銜悲積恨圓首方足比足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
彼地冬徵秋作年將一紀乃獸為人語人作神言云
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夕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
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
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
畧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
故漢子治兵贏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
王之自思捷單于之背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
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旦朔野之追

躡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雁何敵能
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
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
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貪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
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關邊境嚴治閑塞
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
夷然義在斯乎何用待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普使
海內知朕意焉於是以前河間王弘上柱國臣肅等實
榮定左僕射高頊右僕射虜虜慶則並為元帥出塞擊

突厥

之沙鉢略率阿波金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敗走遁
去時虜飢甚不能得食於是粉骨為糧又多災疫死
者極衆既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囚其子死歸襲
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
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
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
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
波沙鉢略奪其衆一而廢之貪汗七奔達頭沙鉢略後
弟地勒家別統部洛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板歸阿

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會旱
金公主上書請為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
於沙鉢略晉王諱時鎮并州請因其豐而乘之上不
許沙鉢略遣使獻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
厥天下賢聖天子何到俱虜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
書六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
皇帝是歸父即見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
情義是一今重書親舊子子孫孫乃至万世不斷上
為証終不違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

有繒絲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
天子貽書大突厥之利俱虜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
書知大有好心也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
鉢略共兒子不為我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
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陣
兵刻其實物坐虜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
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
可汗豺狼性過與將鬻人長孫晟說論之攝圖亂
屈乃頓顙跪受爾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群下因

相聚慟哭慶則受 這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爲
臣報曰隋國稱臣 猶此稱如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
天子奴虜僕射之 八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妾
之時沙鉢略既死 延頭所因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
請將部落度漠而 可君回道川內有詔許之詔晉王
廣以兵援之給以 食揚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
擊阿波破流之 以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
爲擊阿拔厥所 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
約以積爲界自 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

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
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負
荷不能答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
順民望二儀之河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
賓回首而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
未始聞也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
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與抗禮華夏
在於北狄莫與爲大項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
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

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唯大隋
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使感慕
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雖復南瞻魏闕
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入朝神馬
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衽解辮革音從律
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仰荷不任下情
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聞高祖
下詔曰沙鉢畧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一並過
雖與和猶是一國今作若巨使成一體

義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
致此已勅有司肅告郊廟宜普頌天下咸使聞知自
是詔各諸事並不釋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
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屈
含真為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
厚沙鉢畧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
畧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岱之間又許之仍
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畧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畧一
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

為火所燒沙鉢畧惡之月餘而卒上為廢朝三日遣
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
悞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
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汗可汗以來多以弟
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
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
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今根本反同枝葉
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
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葉護可汗以雍

虞閭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幢旗處羅
侯長頤倭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
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
波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以射向
頽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
頽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鬻多為邊患天子遠
北海皆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
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衆奉雍虞閭為
主是為頽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請關賜

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
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
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勒布魚膠其弟欽羽設
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主遣其母弟
褥但持勒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為柱國康國公明
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
牛各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
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奔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怕
不平因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事寄其辭曰盛衰等朝

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
在空事烏丹其盃酒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
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觀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
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聞而惡
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
恐其為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
詔廢黜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女四人
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和可汗居北方遣
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王者方許婚突

厥以爲然復潛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
與達頭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
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
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禮遣牛
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
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
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
於是朝貢遂絕數爲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
道以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爲元帥左僕射高顯率

將軍王雲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
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
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殺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
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
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辨詰染干辭
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
歸朝上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携捕稍稍輸以寶物
用慰其心夏六月高顯揚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
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益智健也啓民上表謝

恩曰臣既蒙堅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
事六尊不敢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
安義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其
衆雍虞間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間侵掠不已遂
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
拒河盡爲啓民畜牧之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
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
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爲
其麾下所殺遂自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大

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連頭於大斤山虜不
戰而遁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緯出靈州連頭遁
逃而去尋遣其弟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
兵助啓民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
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
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
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
蒲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
萬世長與大隋共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

爲虜所敗於恒安廢爲庶人詔楊素爲雲州道行軍
元帥率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于啓民至是而
叛素軍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西度掠啓民
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率大將軍梁
默然輕騎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俟斤衆得人畜以
歸啓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
邊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既度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
率驃騎范貴於密結谷東南奮擊復破之追奔八
百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

亦大亂奚霫二部內從步迦奔吐谷渾啓民遂有其
衆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
成公王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
三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
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
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始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
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沒
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
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

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
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
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
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巨
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革夏巨今率部落敢以
上聞伏願大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
所奏帝以為下可乃下詔曰先上建國夷夏殊風尹
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
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心化諸削衽縻以長

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既辨要
荒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仍爾書春啓民以
爲積此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
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部落酋長三
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曰德
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寓聲教所以咸洎至
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辦同彼臣民是故三
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
寶啓民可汗志懷沈毅世脩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拔

是歸仁先朝嘉此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祀於既亡之國繼絕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育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祇上方命思播遠猷光融今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啓民深委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冊款良以嘉尚宜隆榮數式優怙典可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內沂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其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羶帷望風舉穹廬南

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辭登壇內嘉韓獻

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公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勅令牛弘宣言謂之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住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且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使人其懼啓民仍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

是歲廢終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為始
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
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
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
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
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執陵中夏
迎肅皇后置於定襄薛舉嘗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
師都李軌高閼道之徒雖皆北而稱臣受其可
汗之號使者往往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
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
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颉羅侯所執其
國立鞅素特勤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
泥撮颉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
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勤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
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令之鴻臚寺颉羅可汗居
無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

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安
官有侯發關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
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
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
勒屢相攻大為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
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
遣司朝謁者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
崔君肅辭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二自相
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

世宗

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
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
制故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
北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
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
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
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今入內
屬乞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
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

人爲詐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
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繫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
惜兩拜之禮勦慈母之命怯一句稱臣喪勾奴國也
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居肅人說
處羅曰啓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民強國
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頹染結於天子自表至誠
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
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
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

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心懷漢故賊貢不脩可汗若請
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
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
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
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
者辭以作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
使來求婚詵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
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
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賊附隸於處羅

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帝取挑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山一速使疾如箭也使若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譖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遂入高昌車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

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愛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摠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道盡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摠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

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
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
唯有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累弱
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開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
賜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
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亦復其故地以遼
東之後故未遑也每月進幸江都之亂隨化所至河
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遺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
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肅統拔也
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統斯結渾斛薛等諸姓
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
薄落職乙啞蘇婆那曷鳥謹統骨也啞於尼謹等勝
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槃達勃等
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阿啞曷截撥忽比
于具海曷比悉何崖蘇拔也未竭達等有二萬許
兵得嶽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烟戎徒隆忽

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
九離伏嗚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
姓氏各別皆謂為鉄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
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苦於
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
植多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
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諱北征納氏大破步迦
可汗鉄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
鉄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

其魁帥數百合盡誅之由是
遂立侯利發侯介也
合身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侯斤字也
可汗既敗莫向可汗如
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
與突厥同唯丈夫贈婦
歸舍死者埋殞之此其異也
自是不絕云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甘苦為不繫而善射獵好為寇鈔初臣於突厥後稍強成分為五部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奚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皆為之諸部皆歸之每與奚并相攻擊虜獲財畜因而得富不者以葦薄束之繫於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遣使入朝或通使絕其信大業時歲遣使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俱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後稍人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與靺鞨同好馬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醉而祝曰冬月時白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於諸夷最甚當後魏時為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內附止于白貌河其後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莫賀

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
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
年其諸部相攻數以不
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
責讓之其國遣使請歸
頡頏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
伏等皆高麗率衆內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解頡
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
千餘家皆突厥來降上方與
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
悉令給糧還本勅突厥撫
納之固辭不去部落
渴奚遠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
北二百里依託紇臣
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甲分
北三百爲十部兵多者百
二十少者千餘逐寒暑隨

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符契
突厥沙鉢羅可汗遣吐屯潘埒統之契丹之類也其
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爲五部不相摠一所
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
君長人民貧弱契厥常以三吐屯摠領之南室韋在
契丹北二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貧勃欠
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集居以避其
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
死則子弟代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

被髮婦人繫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簾篋為屋如突
厥遺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為棧或有以皮為舟者馬
則織草為鞮結繩為纜寢則屈為屋以篋條覆上移
則載行以豬皮為席編木為籍婦女皆抱膝而坐氣
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韃
韃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輒盜婦將去然後送
牛馬為媵更將歸家待有娘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
嫁以為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為大棚人死則
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

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
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
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
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麋羴鹿射獵為務食肉衣皮
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
而行俗皆捕貂為裘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
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為
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
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也冬月穴居以避

大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語言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鈔爲資條來忽往倏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

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從在其盛衰表裏集典類盛則寧弓寢櫜局中異態強弱相及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讓驕黠馮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

可汗遠遁啓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
助討餘燼部衆遂強卒於仁壽可不侵不叛暨乎始畢
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羣盜
並興於此寤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民
於是分置官司惣統中國子女王帛相繼於道使者
之車往來結轍自古齊美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
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群醜
婁曠亭鄣歿毀我雲代橫瀉我大原肆掠於涇陽飲
馬於渭此聖上喜言濟運和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罵
之虜一與生而滅漭海龍庭之地畫爲九州幽都窮髮
之民隸於編戶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
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
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
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隋書八十四卷

列傳四十九

隋書卷第五十

隋書八十五

列傳卷第五十

特進臣魏

徵

上

夫宵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內一曰事君一曰事親一曰事妻妾則君臣不可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讎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受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其風者懷夫慷慨千載之後莫不願

隋書卷第五十

以爲臣此其所以生榮死哀取貴前哲者矣至於委
質策名代卿世祿出受心旅之寄入參帷幄之謀身
處機衡肆趙高之女姦究世荷權寵行王莽之樂逆生
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餘雖存社汗宮豈必誅之
豐斷棺焚骨明篡殺之咎可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誠
將來昔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求名
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首庶
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弟智及

宇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
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
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太子僕
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
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
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
常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
恃舊恩貪冒尤甚大業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
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至青門外

三十七
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久之乃釋并
智及並賜迷爲妃迷薨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爲
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是時李密據洛口煬
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以客羈
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摠
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尉元
武達陰問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
驍果知閣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舟
楊勢不還矣所部驍果不莫不思歸人人耦語並謀逃

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
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爲戮將如
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爲公憂之德戡謂兩人曰我
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
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虔通曰我子弟
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
相憂當共爲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
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去曰
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璽
裕直

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
博約為刎頸之交情相款昵言無迴避於座中輒論
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俱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
通所謀益急趙行樞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
及勳侍場士驪者宇文弼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勃
聞之至是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
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
今天帝具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
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為主

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驚怯初聞大懼色動流
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
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
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
身府告識者言陛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
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
聞之遽相告語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既行遂以十日
摠召故人諭以所為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
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

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誼置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

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更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及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群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殺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

於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交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其去我方裕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下通復奪全平得三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右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布測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爾廢之何難因共于木宇文

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高公突擊殺化及更立德戡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妻收捕德戡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大尉令擊化及密遣徐勣據黎陽倉化及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家壁清淇與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所禽送於侗所殺其之化及糧盡度求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栲掠東郡吏民以責其粟王軌

隋書卷之八十五卷
及信王
怨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率衆圍以
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
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
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
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佗計但相聚酣宴
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
亡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
納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
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

以於建德兄弟數相鬪鬪言無長幼醒而後飲以此
爲悔其衆多亡自知必敗化及歎曰人生故當死豈
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鳩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
許建元爲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
剋反爲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携海
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惟安王神
通安撫山東并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十
餘日不剋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
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其若守至是

薄引建德入城生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
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輜車載化及之
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子永基永趾此日斬之傳首
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
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鬪所共遊處皆不逞之徒相
聚鬪雞豨放鷹鳥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
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
之織芥之誓必加鞭華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唯
化及每事營護父再拜三欲殺輒赦免之由是頗相親
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
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述將死抗表言
其凶勅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
都殺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左僕射
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
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死梟首

司馬德戡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
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教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

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為侍宮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
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
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為鷹揚郎將從
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
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
亂乃率驍果謀反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帝與其黨
孟秉等推化及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為溫國公邑
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
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為禮部尚書

示美惡者其兵也由是漸然化及意甚忌之後數
及言化及之言行至徐州抄并登匪令德戡將後軍
乃更遣行樞李本丑正卿宇文弼師等謀襲化及遣
人使于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
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為遊獵至
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
與化及責之曰與公勳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
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為反也德戡曰本殺昏
主善其善言推立是下而又甚之返於物情不獲已

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二十九

裴虔通

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
藍門校書賜金卽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
閤累從從後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失
開宮門以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帝于西閣化
及以虔通為出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
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
刺史化及長蛇弓尋以隋朝教逆之罪除名徙於嶺南

而死

王充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頽徙居新豐頽稱
死其妻少寡與義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家遂納之
以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
王氏官至懷江二州長史充捲髮休養沈猜多讒詆訐
頗窺言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
言也開皇中為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
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威

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
能屈稱爲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
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
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
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內懷徽
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倖
又爲盜賊群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充皆枉法
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愛益自陵、倉、魯、宗
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
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剋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頗
破之每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
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
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
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
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
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
帥才畧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偽
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

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籍草而卧帝聞之以為愛已益信御之十二年廷為江都通守時馭坎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甌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群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並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閱視諸女姿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云勅別用不

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船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路充為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却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濡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

河陽繞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
令還都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於含喜城中不敢
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
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為主侗以充為吏部
尚書封鄭國公及侗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
大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
告捷衆皆悅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
吏耳吾觀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
其父子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

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
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其女婿張
元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閤
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門而入無逸
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充令和門言於
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
臣臣非敢謀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
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又獲文都殺
之侗命開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者乃入謁頻

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
敢背國伺與之盟充尋遣常節等諷伺令拜為尚書
左僕射掩督內外請諸軍事又授其兄憚為內史令
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馬多戰死士
卒皆倦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
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
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
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感之衆皆請戰充簡練
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屯營於洛水南密軍偃

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辟壘
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
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
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
高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密軍大
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畧進下偃師初充兄儻
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都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
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邢元貞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
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

邴元貞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
充悉收其衆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表來歸附充又
常節諷伺拜為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尋
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畧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
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
是後不朝伺矣有道士相法嗣者自言解圖識充昵
之法嗣乃以孔子閉房記畫作文夫持一干以驅羊
法嗣乃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
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

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
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充大悅曰此天命也
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充又羅取雜鳥書
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
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伺於別宮潛即皇帝位建元
曰開明國號鄭大唐遺秦王率衆圍之充頻出兵戰
輒不利都外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
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為秦王所破禽建
德以詣城下充將潰圍而出出將莫有應之者自知

潛竄無所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人獨孤脩德所殺

段達

段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
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
高祖為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
為左直齋累遷車騎將軍兼晉王叅軍高智惠李積
等之作亂也達率衆一萬擊定方滌二州賜縑千段
遷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坂婢五
十口絲絹四千段仁壽初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

蕃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
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張金稱
等並聚衆為辟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達繫
之數為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為段姥
後用郇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剋捷還京師
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復拜
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
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既
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饋

糧多無剋獲時皆謂之為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
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東都李密據洛口縱兵
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舉率內
兵出衝之頗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充之敗也密
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春門達與判左丞郭大懿尚書
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為密所乘軍大
潰津沒於陣由是賊勢日盛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
文都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
陳國公元文都等謀誅王充也達陰告充為之內應

及事發越王侗執文都於充充其德於達特見崇重
既破李密達等勸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尋議增議
充偕尊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沒

史臣曰化及庸懦下才負恩累葉王克斗筭小器遭
逢時辛俱蒙焚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
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為亂階
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鴆毒豐深
捐鹿事切食踏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鏡凶
魁相尋薙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

炯戒於來葉嗚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
隋書八十五卷終
列傳卷第五十

隋書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
為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唐武德五年起居
舍人令狐德棻奏請修五代史五代謂梁陳十二月

詔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脩隋史縣歷數載不
就而罷正觀二年續詔秘書監魏徵脩隋史左僕射
房喬摠監徵又奏於中書省置秘書內省令前中書
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恭宗撰隋史

徵摠知其務多所損益初存簡正序論皆徵所作

成帝紀五列傳五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詣請上之

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

韋安仁符爾王郎李延壽同脩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

三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

堂上進詔藏秘閣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別行亦呼

為五代史志案魏徵本傳正觀七年為侍中十年五

代史成加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成請
遜位拜特進今諸本並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觸云
侍中鄭國公魏徵撰无忌傳又云未徵二年始受詔
監脩疑當時先已刊脩无忌因成書而進今紀傳起
以徵志以无忌從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

師許恭宗撰案恭宗傳正觀八年除著作郎脩國史
遷中書舍人十年尤授洪州司馬龍朔三年始拜太
子少師與今錄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喬志
寧初並受詔又李延壽傳大被詔與著作佐郎恭播
同脩五代史志按延壽正觀三年與補師古同被勅
脩隋史其年以內廢去職今諸本並不載喬等名位
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皆淳風獨作五行志序諸本去
楷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紙為一序今故
畧其名氏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

聖旨齋

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

勅差官校勘時命臣綴比燁提點左正言直史館張訢等
校勘觀尋為度支判官續命黃監代之
內出版式雕造

廉訪司牒路准刊

書吏

崔志

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

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

中議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任

奉政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聶

押

亞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副使白

亞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副使暗都刺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



